

陶淵明集  
版本薈萃

下冊

周斌 楊華 主編



巴蜀書社

# 陶淵明集 版本薈萃

下冊

周斌 楊華 主編



巴蜀書社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後學安化陶 澍撰

宋李巽巖熹撰靖節新傳三卷今其書已佚  
陳振孫書錄解題有吳仁傑斗南年譜蜀人  
張續季長為作辨證今吳譜獨傳而辨證僅  
見李公煥注中先是王雪山質著紹陶錄亦  
撰栗里年譜陶南村載入輟耕錄 國朝新  
安吳東巖瞻泰撰陶詩彙注以二譜並冠卷  
首今按二譜各有發明而攷覈之精王不如  
吳余於先生出處之際嘗事搜討偶有一孔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一

之見竊倣季長辨證之例以王吳二譜並列  
於前參攷宋元以來諸家所說為攷異如右  
王譜元亮高風發於晉宋去就之際君曾祖事晉  
懋著勲勞自宋武帝芟元復馬逆揣其末流即不  
出武帝將收賢士以繫人心見要亦不應陶謝皆  
世臣君世地色言俱避而靈運為武帝兼任最後  
乃欲詭忠義雜江海遠師送君過虎谿而卻靈運  
不入蓮社素心皆所鑒知譜具左方

吳譜先生晉大司馬長沙郡侃公之曾孫按梁昭  
明太子著先生傳云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

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惟先生大  
節如此故義熙初元去彭澤末有著廷之命亦不  
拜時晉猶未禪也先生雖晉臣未嘗一食宋粟然  
其卒在元嘉中故晉書有本傳沈約宋書李延壽  
南史又皆有傳後世因以先生為宋人隋經籍志  
稱宋聘士陶潛集吳氏西齋錄稱宋彭澤令陶潛  
集者誤也今取晉故官表之篇端從先生本志云  
澍按顏延之為先生誄稱有晉徵士潯陽陶  
淵明隱示史筆沈約撰宋書收入隱逸傳特  
著其恥事二姓之節亦以表微是在當時何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二

嘗以先生為宋人哉惟顏誄直稱淵明沈傳  
則云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蓋淵明  
其本名後更名潛耳說具元嘉三年下  
澍又按先生為桓公曾孫見於命子詩而晉  
宋諸史皆無異辭自元李公煥於贈長沙公  
詩序祖同大司馬注云謂漢高帝時陶舍李  
煥雖以大司馬為愍侯然仍以先生為桓  
公會孫觀命子詩注引陶茂麟家譜可見近  
時太原閻氏父子遂據其說歷辨先生非桓  
公之裔長洲何焯讀書記嘉定錢大昕讀陶  
詩跋力闢其誣妄然不知誤始於公煥也錢

之跋曰靖節為桓公會孫載於晉宋之書千有餘年從無異議近有山陽閻詠乃據贈長沙公詩序昭穆既遠已為路人二語辨其非侃後且謂元亮自有祖何必藉侃以重詠既名父子詠為百說又新奇恐後來通人惑於其說故不可不辨靖節自述世系莫備於命子詩首溯得姓之始次述遠祖愍侯舍丞相青然後頌揚勲德即以祖考承之此士行為淵明曾大父之實證也六朝最重門第百家之譜皆上於吏部沈休文撰宋史在齊永明

靖節先生年譜翼上

三

之世親見譜牒故於本傳書之梁昭明太子作靖節傳不過承宋書舊文而閻乃云始於昭明誤讀命子詩其謬一也昭明傳云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於屈身異代此亦出宋書之文而閻以訾昭明則是宋書亦未寓目曾不知休文卒時昭明才十有三歲即使傳有舛誤亦當先訾休文況傳本不誤乎其謬二也且使士行與元亮果屬疏遠如路人也者則命子篇中何用述其勲德攀援貴族鄉黨自好者不為元亮千秋高士豈宜有此謝按

攀援貴族則司空溧陽宛陵康樂何以不並數其謬三也閻所據者惟有贈長沙公詩序而序固言同出大司馬矣大司馬之稱非侃而誰雖閻亦知其不可通也詞遁而窮因檢史漢表陶舍曾以右司馬從漢王遂謂序中大司馬當作右司馬謂舍非謂侃也不知漢初軍營有左右司馬品秩最卑不過中涓舍人之比舍位為列侯不稱侯而稱右司馬在稍通官制者且知其不可豈得以誣靖節乎夫擅改古書以成曲說最為後儒之陋況此大司馬又萬無可改之

靖節先生年譜翼上

四

理謝按右司馬乃愍侯始官正與初入關時燕代百官公卿表等耳其封則以中尉從擊帝太和元年改名執金吾秩中二千石縱不稱侯亦當稱中尉世未有稱人官爵不從其後歷之尊而從其始進之卑者況子孫之於乎其謬四也惟是長沙公與靖節屬小功之親而云昭穆既遠已為路人似有罅隙可指謝按延壽為桓公元孫先生為曾孫總服非小功也禮大夫絕想大夫於旁親之服無總服若依吳譜為壽之子則與先生直無服矣故云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猶今律言五服之外今以晉書考之士行雖以功名終而諸子不協自相魚肉再傳之後視如路人謝按諸子魚肉亦出庾亮之誣未可盡信固其宜矣昭穆猶言

兩世兩世未遠而情誼已疏故有慨然寤歎  
念茲厥初之句謝按贈長沙公詩殆因長沙  
之路過尋陽修理家廟而贈  
之詩故有允構斯堂之語以為情誼已疏慨然寤歎未免以辭害意其云昭穆  
既遠者隱痛家難不忍斥言之耳若以為同  
出於舍則自漢初分支已閱六百餘年人易  
世疏又何足怪其謬五也閻又云侃廬江人  
元亮潯陽人柴桑人其址貫不同攷潯陽郡  
卽廬江所分南渡後移於江南士行生於未  
分之前元亮生於僑立郡之後史各據實書  
之似異而實同也謝按晉書地理志永興元  
年分廬江之潯陽武昌之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五

柴桑二縣置潯陽郡屬江州閻氏  
以地理自詡而云址貫不同何也顏延之作  
靖節誄雖不敘先世而其詞曰韜此洪族蔑  
彼名級苟非宰輔之胄焉得洪族之稱此亦  
一證也按辛楣此論反復以箴閻氏之失最  
為明晰近時洪稚存作陶氏族譜序仍用閻  
說正辛楣所云新奇易惑也  
又按晉書陶桓公傳有子十七人惟洪瞻夏  
琦旗斌稱範岱見舊史餘者並不顯先生傳  
云祖茂武昌太守江西通志引豫章書亦云  
孟嘉以二女妻陶侃子茂  
之二子一生淵父名爵則史未載李公煥命  
明一生敬遠

子詩注引陶茂麟家譜以先生祖名岱為散  
騎員外父名逸為姿城太守生五子又引趙  
泉山云靖節之父史軼其名惟見於茂麟家  
譜今按茂麟家譜僅見於宋史藝文志其書  
久不傳惟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云後  
世陶氏望出丹陽晉太尉侃之祖父同始居  
焉謝按丹見晉書侃  
母湛氏及朱何傳吳揚武將軍柴  
桑侯遂居其地生侃字士行娶十五妻生二  
十三子二子少亡二十一子官至太守侃生  
員外散騎岱岱生晉安城太守逸逸生彭澤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六

令贈光祿大夫潛潛生族人熙之宋度支尙  
書熙之生梁邵陵內史測測生吏部尙書具  
旻生隋散騎常侍元安元安生陳夔州都督  
尙書令金陵縣公琮琮生唐韶州始興令處  
寂滁江二州刺史銳謝按資治通鑑銳於天  
寶中為大鴻臚似又是  
一賀州錄事參軍文植處寂生唐滕王府陪  
戎副尉先期先期生光庭光庭生如革及江  
州刺史祥如革生進金進金生淮南威毅第  
二十將茂麟茂麟生左中衛將軍若思若思  
生左驍衛將軍鑑公煥泉山所引當卽名世

此篇也。但徑以為茂麟家譜，則似未然。今昌邑陶氏族譜有宋仁宗至和元年江州從事贊皇李慶孫舊序，茂麟孫鑑立石，其文曰：夫晉謝按此晉字疑當作陶自東晉太尉陶公迄於今日，所謂本支百世也。太尉之傳備於晉史，又節史而為錄，載於建康，有識皆知。今僅六百年，有孫曰鑑，仕聖朝為左班殿直，公暇因出數紙示僕，僕覽焉，且見或中而斷，或尾而續，或行而闕，或字而破，雖羅蟲蠶潰蝕，然有可究其一二者。第一行則有潯陽二字，次行則缺

靖節先生譜攷真上

七

其左，只右有同字。鄧書則云望出丹陽侃祖父同始居焉下云娶十五妻，生二十，此下無字，不知二十者男耶。只曰太守以上梁天監二年而已。鄧書則云生二十十三子，二子少亡二次行曰：歷臺省官六百一十八人，次行曰：今潯陽郡西北山下，迺吳朝太子舍人丹之墓，即侃之父也。次有九行，即大略唐朝以來名公紀頌祭弔之事。十行曰：祖妣江夏孟氏五男，次行曰：十代祖熙之，南宋仕本州別駕，除武陵內史，次行曰：大府度支尚書大中正。鄧氏書則云：潘生族，人熙之，宋度支尚書。次行

曰：祖妣鄧那王氏，次行曰：九代祖側。鄧氏書作測梁朝本州別駕，邵陵內史，開國侯，廣府都督，食邑七百戶。祖妣鄧那王氏，八代祖旻，梁大同二年州辟主簿，授望蔡縣主簿，西臺承制，授金部郎中，開遠將軍，左散騎常侍，義安太守，封重安縣開國侯，食邑三百戶。陳宣帝即位，賜金紫光祿大夫，度支吏部二尚書，黃門侍郎。祖妣清河張氏，父崇，本別駕。七代祖元安，隋朝州辟主簿，除戶部員外郎，遷左散騎常侍。祖妣樂安任氏，父爽，左散騎常侍。六代

靖節先生譜攷真上

八

祖琮，唐武德二年州辟主簿，補右門府步兵校尉，初以隋之失馭，擢琮為盟主，上柱國，開國公，匡州刺史，詔使王宏讓改本州別駕，大中正，夔州都督，兼中書令，儀同三司。祖妣汝南周氏，五代祖處寂，唐韶州始興縣令。祖妣安城劉氏，叔祖銳，左散騎常侍，江州刺史，叔祖文禎，唐賀州錄事，四代祖先期，唐滕王府陪戎副尉，三代祖光庭，不仕，精習五經。祖如革，考進金，並不仕，叔祖祥，唐進士及第，授祕書省校書郎，屯田郎中。唐僖宗乾符四年，除

江州刺史遇寇盜起，詔歸京，留別手札一道，衣段巾冠等物，留題五柳先生廟，皆有祝辭。此上卽斷簡之中所略載者，所有前之九行，中云：唐乾符四年，遠孫江州刺史祥祭拜有文。唐顏魯公白太傅孔侍郎李中丞前後賢達經過，悉留詩榜，自經兵燹，放失不可復記。旣而有嗣孫茂麟爲江州左威毅裨將，江南紀年曰：吳王楊溥太和五年九月五日列狀，訴節度使中書令楊公徹，具述太尉墳寢乞禁樵採，幸中書令楊公判曰：陶太尉聲光克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九

盛門族顯然，矧彼子孫在明朝宜加委用，顧惟墳寢在藩室不爲保持，何以敬前賢，何以勸後世，餘云云。自茂麟而後又幾代云云，其家藏數世詔書綸誥約十通，有叔可大攜之江南，應進士舉，沈湎於酒，淪棄而不收一紙，且古語有之：禮失求諸野，又曰：天子失官，守在四夷。太史公登龍門探禹穴，網羅天下放佚舊聞，然後爲史記一百三十卷，嵩山有落簡之類，皆古昔國史家譜，因事不守，故俾聖賢遑遑孜孜而探討之，勤如此云云。今直殿

陶君以僕從事於史氏之後，迺命譜之以永陶氏之世，謹序。今按此序卽據茂麟所編錄，出自熙之以上世系，剝落不全，至其孫鑑已無從稽考，故序之如此，疑以傳疑，信以傳信，春秋夏五郭公之義也。鑑旣以序勒石，則其譜卽用乃祖剝落之本可知，而鄧氏所云祖岱散騎常侍，父逸安城太守，先生贈光祿大夫，生族人熙之，似皆非鑑譜所有。鄧氏書成於紹興四年，去鑑勒石時八十餘載，其所載生族人熙之等語，亦似有脫落非全文，豈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十

當日更有別本據以成書耶。又按李公煥命子詩注，謂先生父姿城太守生五子，鄧氏書謂先生生族人熙之，舊序十行曰：祖妣江夏孟氏五男，次行曰：十代祖熙之，先生生母夫人孟氏，從弟敬遠母亦孟氏，皆孟嘉女，未知此孟氏是先生母，抑敬遠母也。熙之亦未知是孟氏下一代，抑二代，如係一代，卽五男之一，或先生同母兄弟，或敬遠同母兄弟，如係二代，卽五男中一男所生，或先生同母兄弟之子，或敬遠之子，敬遠同母

兄弟之子俱未可定。要不得以為先生子也。先生子五人，儼俟份佚，小名舒宣，雍端通，無名熙之者，茂麟系出熙之，似非先生嫡派矣。又姿城鄧作安城，考晉書地理志，宋書州郡志皆無姿城，惟安城太守領縣七，吳孫皓寶鼎二年分置，當以安城為是。又按安成舊屬長沙郡，今為江西吉安府廬陵安福各境，府志載安福有陶淵明讀書臺，或幼隨父任讀書於此耶。

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十一

王譜君生於潯陽柴桑，今德化縣楚城市是。潯市當作鄉，父軼名，命子詩於穆仁考，澹焉虛止，寄跡風雲，寘茲愠喜，陶氏自侃以武功授世，後裔稍涉故風，多流亂岐，蓋折翼之祥，發之旁派，傳淡傳君父子皆以隱德著稱，侃女適孟嘉，嘉女適君父，是生君，其氣所傳，造化必有可言者。吳譜先生生於是年。

澗按李公煥陶集總論引祁寬曰：先生以義熙元年秋為彭澤令，其冬解綬去職，時四十一歲矣，後十六年晉禪宋，又七年卒，是為家

文帝元嘉四年，南史及梁昭明傳不載壽年，晉書隱逸傳及顏延之誄皆云年六十三，以歷推之，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歲，今攷先生年六十三，始見於沈約宋書，昭明傳因之，晉書亦因之，惟文選載顏延之誄作春秋若干，此云昭明不載壽年，顏誄年六十三，當是誤記，顏誄為蕭傳也。

又按李公煥注引張縝云：先生辛丑游斜川詩，開歲倏五十，若以詩為正，則先生生於壬子歲，自壬子至辛丑為年五十，迄丁卯考終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十二

是得年七十六，并記之。按開歲倏五十，當從湯東澗本作五日為是，若以先生為生於壬子，則集中是時向立年等句，合之時事皆不可通，近見餘姚黃璋宗義之子著辨數則，力主季長以生壬子為是，然既據飲酒詩投耒去學仕是時向立年之句，謂先生為州祭酒時年二十九，不思詩固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是先生之止止於四十也，若生壬子，則二十九為州祭酒歲，當庚辰，少日自解去，中間州召主簿不就



並未仕也。何待。歷十餘年至四十始賦止。且既止矣。何又歷十餘年至五十復出爲參軍乎。惟生乙丑。至彭澤解綬。正四十一歲。

澍又按宋書昭明傳皆云。先生尋陽柴桑人。而晉書不載爲失之。今攷先生故居。舊說有三處。名勝志曰。君舊宅在柴桑山。晉史家於柴桑。卽今之楚城鄉也。去宅北三里有靖節墓。唐白居易有訪陶公舊宅詩。明一統志曰。元亮故里在新昌縣東二十五里。圖經云。元亮始家宜豐。後徙柴桑。暮年復歸故里。宜豐今新昌也。輿圖備考曰。新昌義鈞鄉之七里山。有元亮讀書室。洗墨池。藏書塲。遺跡尙存。又江州志云。先生始居上京山。星子西七里。戊午當作戊申六月火。遷柴桑山。九江西南九十里。古栗里。今之楚城鄉也。舊碑題晉陶靖節先生故里。澍攷集中有移居詩及還舊居詩。其首句曰。疇昔家上京。則江州志所說爲信。當是始居上京。因火而徙柴桑之南村。後又還居上京也。圖經謂始家宜豐。未知所本。海西公太和元年丙寅二歲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三

太和二年丁卯 三歲

太和三年戊辰 四歲

太和四年己巳 五歲

太和五年庚午 六歲

太和六年辛未 七歲

吳譜是年冬簡文卽位。改元咸安。

簡文帝咸安二年壬申 八歲

澍按先生祭從弟敬遠文曰。相及齟齬。並罹偏咎。湯東澗注。齟與齬義同。毀齒也。家語曰。男子八歲而齟。靖節年三十七。母孟氏卒。是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古

偏咎爲失怙也。按顏延之陶徵士誄有家貧母老。捧檄致親云云。則以偏咎爲失怙。良是。惟齟乃髻之俗字。玉篇髻小兒髮。廣韻髻小兒髮。俗作齟。不與齬通。則先生失怙不定在八歲時。又按先生詩。凡兩用偏字。此云偏咎。又有始室喪偏之語。蓋妻之言齊。喪一則偏。具慶失一。故曰偏咎也。

孝武帝寧康元年癸酉 九歲

寧康二年甲戌 十歲

寧康三年乙亥 十一歲

太元元年丙子 十二歲

王譜君年十二失母祭妹文曰慈妣早世我年二六

吳譜祭程氏妹文云慈妣早世我年二六先生生於乙丑至是十有二歲丁母夫人孟氏憂夫人晉故征西大將軍孟嘉第四女大司馬侃外孫也事見集中孟府君傳吳瞻泰本無事見以下八字

澍按顏延之誄云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義追悟毛子捧檄之懷似為州祭酒以後母夫人尚在若十二歲即失母無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五

所為田生毛子云云也延之與先生同時宜所審知及攷湯東澗注祭妹文以慈妣為庶母於昔在江陵重罹天罰注云晉安帝隆安五年秋七月赴江陵假還是冬母夫人孟氏卒于是積年之疑始釋然則慈妣早世者蓋程氏妹之生母而先生之庶母也又先生詩久游戀所生蓋謂母孟夫人故有凱風負我心之句即集中孟府君傳曰淵明先親君第四女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也乃吳王二譜並以江陵之喪為丁太公憂豈知凱風念

母則是父先母亡故命子詩於皇仁考即云嗟子寡陋瞻望弗及若隆安五年太公始卒則是年先生已三十七歲胡得云弗及乎說者亦知難通乃以顏誄之母老為繼母曾不思州辟之時太公果在則當云親老子幼烏得舍父而端稱繼母乎此云慈妣或是程氏妹生母乃先生慈母喪服傳慈母如母斷非謂孟夫人也

太元二年丁丑 十三歲

太元三年戊寅 十四歲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六

太元四年己卯 十五歲

太元五年庚辰 十六歲

太元六年辛巳 十七歲

太元七年壬午 十八歲

太元八年癸未 十九歲

太元九年甲申 二十歲

王譜君年二十失妾楚調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妻翟氏偕老所謂夫耕於前妻鋤於後當是翟湯家湯莊矯法賜四世以隱行知名

原注亦柴桑

澍按此謂失妾非也。湯東澗楚調注云其年二十喪偶。繼取翟氏。据顏誅居無僕妾。則湯說近是。古人不當有未妻先妾之事。况年僅弱冠耶。吳斗南亦以此為悼亡。而引杜元凱春秋傳注偏喪曰寡以釋偏義。其實本詩明言始室。古者男有室指妻而言。若繼配則曰繼室。妾則曰側室。此云始室。非元配而何。又斗南以喪偏為三十歲事。蓋以始室弱冠為偶句。義亦可通。

太元十年乙酉 二十一歲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十七

吳譜示龐主簿鄧治中詩云。弱冠逢世阻。按晉紀及五行志。太元八年春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南康平地五尺。十年夏五月大水。秋七月旱饑。先生時年方冠。連年旱饑。故云。

澍按是時秦兵入寇。天下分裂。所謂世阻。固不止於旱潦饑饉也。

太元十一年丙戌 二十二歲

太元十二年丁亥 二十三歲

太元十三年戊子 二十四歲

太元十四年己丑 二十五歲

太元十五年庚寅 二十六歲

太元十六年辛卯 二十七歲

吳譜有始春懷古田舍詩二首。集本作癸卯。字之誤也。此詩首聯曰。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則是此年方有事於田疇。故明年有投耒學仕之語。按本傳稱先生躬耕自資。亦在為鎮軍參軍之前。以此知始踐南畝。決非癸卯歲。集本誤明矣。

澍按先生躬耕自資。史敘於辭州主簿之後。而詩云投耒去學仕。是前此已躬耕矣。癸卯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十八

懷古田舍乃曰。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豈前此所謂躬耕。不過隱於隴畝之辭。實未嘗沾體塗足耶。吳說不為無見。然徑以懷古田舍詩系於辛卯。謂此年方有事於田疇。則似不免於滯。躬耕本無年可紀也。

太元十七年壬辰 二十八歲

太元十八年癸巳 二十九歲

吳譜是歲為江州祭酒。未幾辭歸。州復以主簿召。不就。飲酒詩曰。疇昔苦長貧。投耒去學仕。又云。是時向立年。蓋先生以二十九歲始出仕。讞

癸巳歲也。本傳云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此飲酒詩下句所謂拂衣歸田里者也。

澗按湯東澗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注亦云癸巳為州祭酒以飲酒詩是時向立年推之則東澗斗南之說為然也。王景文不能定其為何年但云當在壬辰癸巳之間然攷飲酒詩云亭亭復一紀自癸巳數至乙巳適一紀於年為合。

太元十九年甲午三十歲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九

王譜君年三十有歸園田詩曰誤落塵網中去三十年初為州祭酒當在其前不堪乃解歸故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尋亦却主簿。

澗按景文之意以墮地為塵網故繫此詩於年三十說近釋氏先生胸中無此塵網當以仕途言之劉坦之履曰一去三十年三當作踰或在十字下何燕泉孟春曰太元十八年

靖節起為州祭酒時年二十九正合飲酒詩投耒去學仕是時向立年之句以此推之至彭澤退歸才十三年此云三十年誤矣。按吳

譜亦以歸園田詩為義熙二年彭澤歸後所作景文引本傳不堪吏職少日乃解歸二語夫少日亦不得云久在樊籠均未審也。

吳譜是年先生三十矣有悼亡之戚故示龐主簿鄧治中詩云始室喪其偏禮三十曰壯有室左傳齊崔子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氏杜注偏喪曰寡先生與子儼等疏云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兄弟之義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先生蓋兩娶本傳稱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則繼室實翟氏。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十

澗按先生長子儼蓋前妻所生餘或翟出故疏言雖不同生若份佚同歲以顏厚居無僕妾證之當是孿生耳。

太元二十一年乙未三十一歲

澗按湯東澗於先生還舊居詩注引趙泉山曰自乙未佐鎮軍幕迄今六載又辛丑赴江陵詩閒居三十載注云是年靖節年三十七中間除癸巳為州祭酒乙未三夷子參鎮軍事三十載家居矣是皆以先生為鎮軍參軍在乙未歲景文斗南則以始作鎮軍參軍經

曲阿詩作於庚子歲，然不題庚子於此詩之首，而題於規林阻風詩首，以乙巳為建威參軍題例之。知曲阿詩非作於庚子，始為參軍，亦不在庚子也。說具後。

太元二十一年丙申 三十二歲

安帝隆安元年丁酉 三十三歲

隆安二年戊戌 三十四歲

隆安三年己亥 三十五歲

澍按：始作鎮軍參軍當在是年，說具後。

隆安四年庚子 三十六歲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三

王譜：君年三十六，五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當是參鎮軍銜，命自京都上江陵，故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後，父在柴桑，故云一欣侍溫顏。又云久游戀所生，父為人度不肯適都，當是已舍單行，見還舊居詩。軍僚差還郡吏，故云時來苟冥會，婉戀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田園疎。

澍按：先生垂髻失怙，何得此時有父在柴桑？詩云久游戀所生，如果庚子始作參軍，此詩作於庚子五月，亦不得云久游。說具後。

吳譜：始作鎮軍參軍，有經曲阿詩。曲阿今丹陽縣也。本傳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威參軍事。按晉官制，鎮軍建威皆將軍官，各置屬掾，非兼官也。以詩題攷之，先生蓋於此年作鎮軍參軍。

按當在己亥，吳氏至乙巳歲作建威參軍，史從省文耳。文選經曲阿詩，李善注云：宋武帝行鎮軍將軍。按裕元興元年為建威將軍，三年行鎮軍將軍。與此先後歲月不合。先生亦豈從裕辟者？善注引用非是。此年五月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云：一欣侍溫顏，則先生就辟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三

至是乃挈家居京師，故還舊居詩有疇昔家上京之句。葛文康云：先生阻風規林詩落句云：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是歲春秋三十六，明年夜行塗口詩云：投冠旋舊廬，不為好爵榮。卒踐其言。自彭澤歸，優游里巷者二十二年。

澍按：挈家京師一語，誤甚。先生未嘗有居京師之事。上京乃山名，非上都也。說具後。

隆安五年辛丑 三十七歲

王譜：君年三十七，正月有游斜川詩云：開歲倏五十，方三十七，作五日是。當是故歲五月還潯

陽今歲七月還江陵。有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留潯陽踰年。當是予告在鄉。至是往赴。云閒居三十載。自未參鎮軍以前。得三十六年。當是不堪勞役。遂起歸意。故云。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俗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南荆。失父祭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觸事未遠。書疏猶存。當是妹自武昌報江陵時。父在柴桑。

吳譜有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文選此詩遙遙至西荆。李善注云。時京都在東。故謂荆州爲西也。今集本作南荆者。非。葉少蘊左丞云。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三

淵明隆安庚子從都還。明年赴假還江陵。荆州刺史自隆安三年桓元襲殺殷仲堪。卽代其任。至於篡未別授人。淵明之行在五年。豈嘗仕於元耶。傳云爲鎮軍參軍。按劉裕以大亨三年逐桓元。行鎮軍將軍事。豈又嘗仕於裕耶。桓元劉裕之際。而淵明皆或從仕。世多以爲疑。此非知淵明之深者。無論實爲元裕否。淵明在隆安之前。天下未有大故。且不肯仕。自庚子至乙巳。正君臣易位。人道反覆之時。淵明乃肯出仕乎。蓋潯陽上流用武之地。元與裕所由交。豈出入籍

來者也。淵明知自足以全節而不傷生。故迫之仕則仕。不以輕犯其鋒。棄之歸則歸。不以終屈其已。豈區區一節之士。可以窺其間哉。自去彭澤。劉裕大業以成。天下亦少定。遂不復出。後十四年。召爲著作佐郎。則淵明可以終辭矣。仁傑按。先生爲鎮軍。非從劉裕。已具去歲譜中。至仕於江陵。則又有不然者。先生以庚子歲作鎮軍參軍。乙巳歲去彭澤。不復仕。故還舊居詩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自庚子至乙巳。凡六年。旣云家上京。又有從都還阻風詩。則是未嘗居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四

江陵。使先生果仕於元。不應居京師。設居江陵。不應以爲上京。故先生答龐參軍序云。龐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凡言京都。皆指建業。則先生未嘗居江陵。明甚。其祭程氏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以先生阻風詩推之。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則先生蓋有兄弟至江陵。丁外艱。而兄弟乖隔。獨與女弟居喪者。蓋先生兄弟在京師。而女弟居江陵。豈先生親闈。因過其女。以疾留江陵。遂不起耶。先生以七月還江陵。而祭妹文有

蕭蕭冬月之語則居憂在是歲之冬。

澍按王譜以赴江陵爲赴官。葉少蘊以安帝隆安三年桓元襲殺荊州刺史殷仲堪卽代其任疑赴江陵爲嘗仕元。又以劉裕大亨三年逐桓元行鎮軍將軍疑作鎮軍參軍爲嘗仕裕。吳譜謂裕元興元年爲建威將軍三年行鎮軍將軍與此前後歲月不合。先生亦豈從裕辟者。證葉之誤。并規李善文選注以鎮軍爲劉裕之失。其說當矣。抑猶未盡。按先生歷仕之蹟。初爲州祭酒自解歸。繼召主簿不就。既乃爲鎮軍參軍。又爲建威參軍。終於彭澤令。賦歸去來。未嘗更爲別官。其始作鎮軍參軍詩。編於庚子之前。庚子有五月中從都還阻風規林詩。則作參軍在庚子前可知。題曰經曲阿。曲阿今丹陽縣。則鎮軍之爲何人開府何地。亦可推尋而得。攷晉宋二書。晉孝武帝安帝。宋武帝本紀。王恭劉牢之。桓元等傳。太元十五年庚寅二月。以中書令王恭爲都督青兗幽并冀五州諸軍事。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安帝隆安二年戊戌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五

七月。王恭舉兵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爲辭。九月。車騎將軍劉牢之背恭歸朝廷。使子敬宣擊敗恭。恭死。遂代恭爲都督鎮京口。三年己亥十一月。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前將軍劉牢之東討。牢之以劉裕參府軍事。四年庚子十一月。以前將軍劉牢之爲鎮北將軍。五年辛丑五月。孫恩寇吳國。殺內史袁山松。牢之使參軍劉裕討之。元興元年壬寅正月。桓元舉兵犯京師。三月。牢之降於元。元以爲征東將軍。會稽太守。牢之自縊而死。桓元從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三

兄修以撫軍鎮丹徒。三年甲辰二月。劉裕舉義兵討元。元司徒王謐推裕行鎮軍將軍。徐州刺史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假節鎮石頭。輔國將軍晉陵太守劉牢之子敬宣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義熙元年乙巳三月。加鎮軍將軍。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十月。旋鎮丹徒。東晉各鎮雖皆握兵柄。尤以北府爲盛。其鎮在京口。先生始作鎮軍參軍詩。題曰經曲阿。鎮軍在京口。故曲

阿有必經也。自太元十五年庚寅至隆安二年戊戌九月鎮京口者為王恭。趙泉山湯東澗謂先生以乙未作參軍，則仕於恭者四年。自戊戌十年至元興元年壬寅三月鎮京口者為劉牢之。王景文吳斗南謂先生以庚子作參軍，則仕於牢之者二年。要其參牢之軍固。有年可紀也。若桓元未舉兵之前，鎮在夏口，先生如參元軍，不得途經曲阿。若謂至江陵為仕元，則題固云赴假還江陵。集韻假休沐也。應劭漢官儀五日一假休沐。晉書王尼

靖節先生年譜攷上

三

傳護軍與尼長假，豈得反以假還為趨職，意必以事使江陵，路出潯陽，事畢便道請假歸視。其辭簡，猶曰赴假還自江陵云爾。至劉裕則辛丑方為牢之參軍，甲辰始行鎮軍將軍。先生以辛丑冬月居憂，甲辰服闋，次年乙巳三月有為建威參軍使都詩，蓋因居憂潯陽。值敬宣以建威將軍刺江州鎮潯陽，先生舊參牢之軍，與敬宣世好，故敬宣即辟參其軍。若裕甲辰行鎮軍時，鎮石頭，至乙巳十月始旋鎮丹徒。先生正在彭澤賦歸去來矣，何得

有參裕軍事也。惟東晉為鎮軍將軍者，卻愔以後至裕始復見此號。孝武帝太元元年春正月，以鎮軍將軍卻愔為鎮軍大將軍，六年十一月，以鎮軍大將軍卻愔為司空，會稽人。檀元之反，鎮軍參軍謝謫之討平之，自愔後無以鎮軍為號者。故李善文選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辟公參其軍事，以鎮軍為裕，遂以臆謂公參其軍。選注辟軍事，非晉書原文也。文獻通考劉裕起兵討桓元，為鎮軍將軍，淵明參其軍事，即因李善之誤注而攷。晉書百官志有左右前後軍將軍，左右前後四軍為鎮衛軍，王恭劉牢之皆為前將軍，正鎮衛軍，即省文曰鎮軍，亦奚不可。先生贈龐參軍詩序曰：龐為衛軍參軍，其

靖節先生年譜攷上

三

時衛將軍王宏，省文曰衛軍，即其例矣。吳斗南謂先生豈肯從裕辟者，裕之辟否無可攷。若先生未參裕軍，取詩與史互勘自明。惟裕為牢之參軍，先生亦為牢之參軍。謝按：晉書為都督，亮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亮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受為辭，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據此則別牢之不稱鎮北而稱鎮軍，蓋時忌也。又別有參軍劉襲張暢之。元集衆大議參軍劉襲不可，又會稽王道子傳：元顯迴入宣，晉制將陽門劉牢之參軍劉暢之率衆擊之。



軍開府位從公爲持節都督者增參軍爲六人先生與裕同僚則有之耳

又按王恭自隆安元年丁酉四月舉兵以討王國寶王緒爲名二年戊戌又舉兵爲劉牢之所敗誅死牢之因代其任先生若是乙未即參恭軍豈容數年之間見恭包藏禍心而不拂衣告去乃因循濡忍坐觀恭之舉兵以至於死即非從亂不亦有味知幾乎况恭死由牢之恭敗即轉仕牢之揆諸故吏之義亦有媿於樂布之哭彭越矣是則泉山東礪以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无

先生參軍在乙未歲者未嘗細攷先生所參誰軍與鎮軍之爲何人也今爲反復推尋先生始作參軍實在己亥鎮軍實爲牢之按通鑑元興元年三月劉牢之遣敬宣詣桓元降元入京師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私告劉裕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卿能從我乎裕曰將軍以勳卒數萬望風降服朝野人情已去廣陵可得至耶裕當反服回京口耳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鎮軍北走不免卿可隨我回京口牢之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死按牢之此時已進號前將軍而裕以蓋戊戌九月恭死而牢之代其任開府京口即在此時先生還舊居詩曰六載去還歸曰今日始復來明

乙巳以前去來靡定從甲辰逆數至己亥正六載而始作參軍詩編於庚子之前亦可知爲己亥惟己亥佐牢之軍庚子五月假還辛丑七月再還至甲辰又爲建威參軍去而歸歸而還所謂六載去還歸也己亥十一月孫恩陷會稽牢之率衆東討先生飲酒詩曰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正追賦其嘗從軍討恩馳驅海隅事也足爲先生參牢之軍之明証特先生無汗馬功故史但載劉裕從行不及先生耳其時牢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三

之威名甚盛幕府正可藉以進身非先生所欲庚子五月即乞假歸省故曰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正追賦其乞假事也蓋牢之末路不終先生早已窺見其微自辛丑假還繼以居憂去職久矣不能相累所謂見幾之哲非歟統計先生參軍不及三載注家以爲六年誤也又按吳譜謂先生未嘗居江陵據祭妹文女弟在江陵疑親闈過女先生因省親赴之親以疾留江陵遂不起故祭妹文有蕭蕭冬月之語於情事亦近但玩詩中如何舍